

## 擤鼻子

我有個一直改不掉的壞習慣。

\*

打從兩三歲起，過敏性鼻炎便成了我最為親密的夥伴。每當初秋的第一片葉被金風染成金燦燦的懸在枝梢，到夏天的電風扇終於被允許開到了強風，過敏性鼻炎與我一路相伴相依、醒時同輦睡時同寢、走入寒風走出春雨，一年 365 天竟有 3/4 是形影不離。

纏繞不去的窒息感，總懸在我的脖頸上，時重時輕的掐著，既像是頑劣惡意的玩弄，又像是下不了手的遲疑。在夜裡雙層床鋪上使我輾轉反側，明明早已疲憊到眼皮再難拉開卻仍寢不遑安；好不容易逃入了夢鄉，那手仍不鬆不緊的掐著，不在頸部，卻在下眼瞼留下淡淡的青痕，帶著一陣一陣的抽氣聲。

雖然「他」是如此惱人，但相伴久了總能摸出些相處之道。天氣變冷時多喝溫水、風沙漫天時別忘記帶口罩、再熱敷一下，「他」心情好便會寬容上許多，只微微堵著，略略不順；死死塞住時，還是熱敷，再加上穴道按摩，氣總能呼去的。鼻子不能呼吸？當上天關了我一雙鼻子，我必然會張開我的嘴，一口口的汲取空氣。再不行，真要潰提時，便輕輕的一抽一吸，在不引起他人注意下將他囿於鼻腔之中。抽氣聲成為了我自帶的伴奏，雖然媽媽在午夜夢迴、熱毛巾和熱水的氤氳蒸氣中總教訓我：「鼻塞時鼻涕要擤出來，別倒吸回去更嚴重。」但我仍然習慣於倒吸回去，畢竟擤出去麻煩的多，卻沒多少用處。畢竟無論擤出多少，那鼻涕還不是像一窪泉水般，看似淺極卻無枯竭的那日？

一個習慣只需要 21 天便能養成，何況十餘年的日日夜夜。我早已懂得將「他」深深藏起、與「他」共存，努力的達成相安無事。反正，只要等到冬天過去，一切便都會好起來的。

\*

倒也不是每次相安無事便得長保太平。

國小最後兩年時的空氣品質似乎特別糟糕，明明沒喝多少冰水、沒有特別觸到脆弱的鼻子，灰濛濛的天空全一股腦兒擠到上呼吸道和眼前，遮的這兩年也成霧茫茫的灰階，什麼也看不清、見不著，在塵霧中獨自的喘息聲倒十分清晰。

因而我特別憎惡塵灰，總是在不知不覺間就瀰漫的讓人避無可避；迅疾的讓人毫無反應空間，放出好不容易藏好的「他」一發不可收拾。

像那一次我鼓起勇氣走向了班上的同學，同班了整整三年我對他仍然像剛分完班的時候，陌生的不像同學。我正要開口，他手上的掃帚帶起了地上的塵埃，直直撲向我臉。細小無形的灰塵激得我眼眶立即蓄起了淚、癢的刺痛，原本通了半邊的鼻子瞬息間泛起了不祥的搔癢

感，像微弱的電流通到肺部，噲的我趕緊捂住嘴放聲大咳。「咳咳咳咳...」我站在走廊上咳的喘不過氣，他還是站在那，不緊不慢的擺動著掃叟，只有眼神冷淡的瞥過一眼，眼中並沒有我。

後來我知道了，原來糾纏我一整個國小高年級時光的孤立、瀰漫難破的謠言，始作俑者可能有他。

儘管我只是想和他好好相處...

\*

也不是每個冬天的鼻子都會定時發作。

升國中的暑假，我連續吃了兩個月的小青龍湯和桂枝湯，鼻子倒好了七七八八，連一月的寒流來時也能感覺到9°C的風從鼻子長驅直入灌進腦門，凍的人精神一振，清醒了年末的昏沉。鼻子一通思緒也通暢了起來，國中的第一學期竟過的順風順水、順利的不得了，和班上朋友一起玩鬼抓人、在走廊躲鬼和老師、一起跑過大隊接力、聊最近課堂上的新聞新知，在這肆揚暢快的一年，我笑的暢快。

但也不是每一個夏天都能無病無災...

我在端午節前幾日連續發高燒了好幾天，期待以久的連假都在神智不清中揮霍掉，全然沒準備到接踵而至的期末考，還得抱著病體和考卷奮戰，物理和心理雙雙繞的我頭昏腦脹。而久違的「他」也從休眠狀態下，伸著懶腰從鼻腔深處緩緩的佔據回「他」稱霸的地盤，感覺到那雙手又再一次不緊不鬆的纏上了我。

期末考完後，朋友拉著我離開了教室。在三樓的陽台旁，「終於考完了呢...」我笑著感嘆，轉過頭等她開口。她沉默了一陣後，開口說：「從今天開始，我們...別再當朋友了吧...」接下來就是一句句的理由，不外乎是「你不知道班上都傳出些什麼...」「再跟你作朋友我也和你一起被排擠...」「你什麼都不知道！」，再多我也記不清了。我到底是有經驗的人，再次的孤立並沒有騙出我的淚，只覺得過敏又從鼻子泛開了，酸澀、發癢、抓了揉了只是更癢、更難受，和想說的話齊齊哽的我張開嘴卻什麼也說不出。最後只低低的的吐出：「對不起...我真的什麼也不知道...」就從此陌路。

那天，我的世界破裂了，其他人還是笑的笑、鬧的鬧，跟本和平日沒什麼不同，也沒人發現我的不同。

我沉默的抽著鼻子，世界孤立了我，我又何必再踏入世界自討沒趣？

世界，也被滿腔的鼻涕，隔離於我。

\*

夜裡，我從夢魘中驚醒，夢中我躺在初夏的草原上，天空很美、很藍，旁邊有很多人悠悠哉哉的或躺或臥，都在我身旁。我正想感嘆一下今天天氣真好、真美滿，剎那間無數塵沙從四周襲來，迷的我眼張不開，卻感覺得到身邊的人們一個個笑語晏晏、邊說邊笑的走出了沙塵。我趕緊跟上他們的步伐，沙塵仍然緊咬著不放，我這才發現，我，就是那沙塵暴的暴風眼。

獨自躺在床鋪上，我縮在夏季的薄被中自嘲的想，「原來，我這個人...總是那樣的失敗啊...」國小、國中、那麼多人、那麼多事，明明是完全不同的經歷、完全不同的環境，卻都同樣將我孤立在外，還能再自欺欺人不是我的問題嗎？鼻涕又死死塞住了鼻腔，堵肺還堵心，逼我用嘴巴大口大口的喘氣。雖然是被鼻水嗆住，卻總覺得我像被硬生生拉到岸上的魚。大口大口的渴求著氧氣，呼吸系統仍起不起作用，擋不住窒息的手愈掐愈緊...天地靜默的夜裡，我終於忍不住將自己蜷縮起來無聲的嗚咽，淚劃過敏感的眼眶，刺激的更停不下來。堵塞的鼻子也被旋開了樞紐，慢慢的隨著淚縱橫在面上，我自暴自棄的使勁撓著我的鼻子，仿佛鼻子痛了、癢了、通了，心就不堵了！我發癲的抓，每抓一下，就像在撓那些竊竊私語的人，把所有難聽污衊的道聽塗說全部揮散；又像撕扯著過去的自己，為什麼總是這樣惹人厭煩、為什麼總是...總是被這個世界瑩瑩孤立？直到鼻子嗅到刺痛的鐵鏽味，在窗外透出的微光中，我看向手，上面染滿了血、涕和淚。恍惚間，我想起了最初人會過敏的原因，不是因為單純的風沙、不是因為單純的灰塵、不是塵蟎、不是冷熱變化...而是人在異物入侵時對自己過度的自我保護、是為了將外面的不善排離身體、而不是將自己排離出整個世界啊！

我突然懂了媽媽說夜深人靜時的教訓：「鼻塞時鼻涕要擤出來，別倒吸回去把鼻子堵的更嚴重。」好不容易才將這些壞東西攔截在第一條防線，又何必讓他繼續堵著，惹自己心煩呢？

我擤出了鼻涕，重新感受到世界，嗯...空氣還不錯，挺舒服、挺清新！

\*

我曾有個一直改不掉的壞習慣。

過敏性鼻炎仍然與我一路相伴相依、醒時同輦睡時同寢、走入寒風走出春雨，一年 365 天竟有 3/4 是形影不離，鼻子自然也時不時就又塞起來...

但不過就是鼻塞嘛...把鼻涕擤出來不就好了！